

## 壹、緒論

愛是一個非常多元化的概念。本文所討論的「愛」是指「愛情」(love)的愛，是專屬於兩性(或性別)性愛關係中的愛。這類愛在英文中常被統稱為“romantic love”。本文中的「背叛」(sexual betray)是指性愛關係中的性背叛，例如戀愛過程中伴侶的劈腿(與異性發生有情感的性行為)或婚姻中伴侶的外遇，或兩種性愛關係中皆可能存在的機會性離棄(遇見更好對象時而離開伴侶)。

根據由達爾文演化論延伸而來的演化心理學推測，愛情與背叛皆是人類在繁衍子嗣極大化原則下演化出中的適應器(adaptation)，<sup>1</sup>二者皆是有利於子孫繁衍的行為傾向，皆是人的天性。人同時具有(因愛而來的)忠貞傾向與(因繁衍利益而來的)性背叛傾向。然而演化心理學家並沒有說清楚的有兩點：其一，愛的情緒如何可能令忠貞者(因愛著對方而在背叛有更大繁衍利益時選擇不背叛的人)比背叛者更有利於子孫繁衍。其二，忠貞傾向與背叛傾向兩類基因如何在演化中共同被保存下來，而非一方淘汰另一方。

本文首先將引用Herrnstein(1970, 1997)的配合法則理論解釋，在配合法則影響下的認知錯覺中，有愛情的忠貞者可能比背叛者有更多子孫。其次，本文引用Frank(1988)道德情緒理論中的演化賽局模型分析，忠貞傾向與背叛傾向兩者皆可能同時被演化出來，誰也不會完全淘汰另一方。

## 貳、演化心理學觀點下的愛情與背叛

根據達爾文的演化論，生物透過天擇(環境的考驗)與性擇(同性競爭與異性擇偶)來決定物種的生存與分化(Darwin, 1871)。適應器是指物種為了成功解決各種天擇與性擇的考驗(適應性問題)而演化出的「相對應的」解決機制(Buss,

---

<sup>1</sup> 適應器是演化論中一個重要的概念，主要是為成功解決各種環境威脅的生存問題(adaptive problem)與繁衍後的代基因傳遞的問題而演化出的「相對應的」解決機制。詳細概念可參考Buss(2004)“The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2004)。它可能是物種的各種生理特徵（馬蹄、鹿角、豹紋），也可能是某些心理特徵（擇偶偏好、性嫉妒、單偶或雜交傾向）。

就解決性擇的考驗而言，擇偶是一核心概念。廣義的「擇偶成功」需要解決許多難題，包括選擇較有繁殖力或物質資源的配偶（擇偶偏好）、增加自己的配偶價值（mate value）以吸引異性並和同性競爭、防止配偶的性不忠（infidelity）與被偷獵（mate poaching），以及避免配偶的機會性離棄。愈是成功擇偶的人愈能有更多的子孫與廣布的基因（Buss, 2004）。當然，演化論者認為我們都是成功者的後代。

由於兩性的生理構造的差異，兩性在擇偶過程中面臨不同的適應性問題，故發展出有差異的擇偶偏好、性策略（吸引配偶及和同性競爭的手段），以及防止配偶外遇（性與情感的不忠）的策略，以增加自己子嗣的數量或存活率。擇偶的性別差異因此成為過去研究的焦點（Buss, 1989, 2004; Buss & Schmitt, 1993; Trivers, 1972, 1985; Symons, 1979, 1990）。

Trivers（1972）的「親職投資理論」認為對子女「投資」較少的性別，擇偶時會較不挑剔且性伴侶人數會較多。男女因生理差異，男性在短期的性關係中投資量較女性小，因短期性關係而可繁衍的子孫數較大，故男性較女性更有傾向（意願）與異性發生短期的性關係（Buss & Schmitt, 1993; Symons, 1979）。如果當事人與伴侶已有長期的性關係，而又主動的引誘或被動的接受配偶以外的異性而發生短期性關係，則這就構成了本文所定義的「性不忠」（infidelity）。這種性不忠與日常用語中的「劈腿」、「外遇」或「偷吃」非常接近。本文把這類短期性關係定義為「第一類性背叛」，它的特點是，被背者原先並不想因這類短期性關係而放棄原有的長期性關係中的伴侶。當然，根據上述「男性較女性更有意願發生短期的性關係」的說法，男性也因此較女性更可能發生第一類性背叛（劈腿、外遇或偷吃）。<sup>2</sup>

另一類型的性背叛則是想要更換現有長期性關係中的伴侶。本文把這類尋找機會以離開現有伴侶的性背叛稱為「第二類性背叛」。這類「機會性離棄」的行為很類似

---

<sup>2</sup> Schmitt和Buss（2001）研究顯示，男性在認為不會被發現的前提下，會比女性有較高的婚外情。